

## 「誰明「沉默大多數」感受？」

在「佔中」與「反佔中」之間，存在為數不少的「中間」市民，究竟他們有何想法，這是很值得了解的問題。近期每談到這些處於兩大陣營中間的市民時，本地新聞媒體通常都會立即稱之為「沉默大多數」。最近有一位年輕記者提問，為何那些「沉默大多數」都沒有發聲？我回答，顧名思義，「沉默大多數」就是較少發聲，否則我們也不會稱之為「沉默大多數」。

這聽起來十足政治爛 gag，但不能說是全錯。媒體對這群人的興趣，往往只在於究竟人數有多少？又或者為何不表達意見？評論又經常很快把他們定性為政治冷感，反而很少有人會嘗試進入他們的處境與思想世界，了解這批「沉默大多數」的訴求。

### 面對變化 心存不安

有趣的是，在我們身邊的人，不少均屬於這個類別，他們對「佔中」與「反佔中」都很有意見，只是在目前香港的公共討論平台上，完全找不到代言人或思想上較為接近的公眾人物。以他們多年來的習慣而言，一定不會為此挺身而出，自發地搭建新的平台或組織，公開發表意見。對他們來說，外面的那種熱鬧，是形式多於內容，同時無論哪一個陣營，基本上都只忙於攻擊對手或向對手反攻，而忘了那些夾在中間的另一批群眾，其實另有一番心事。

跟一些「沉默人士」聊天，了解到他們對於香港社會環境的變化，覺得混身不舒服。表面看來，這樣的回應毫不出奇，並非什麼新聞，但追問之下，則發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並不是十年如一日的一貫置身事外、不理世事，而是面對新的環境，有着一份新的不安。

長久以來，「沉默人士」在公共參與的問題上，都是採取可免則免的態度；背後的原因，並非只有一種（例如重視實際的利益），而是各有不同的打算。不過，就算考慮各有不同，他們在實際的行動上，卻相當一致——在現存制度及環境的局限之下，盡量爭取他們心中最理想的選擇。

當然，並非每個人都能夠取得心中所想，同時也並非每個人均以相同的條件去爭取心想取得的結果；但以往無論環境如何惡劣，外面如何大風大雨，很多人仍相信自己可以守護眼前的一片「自留地」，努力耕種，將來會有所收成。

九七回歸之後，令他們感到不安的是，這片過往在個人層面上仍有少許控制能力的「小天地」，不是範圍日益收縮，便是愈來愈覺得個人的控制能力日漸減弱；從前無論在什麼狀況底下，個人仍可埋首於有限的範圍內，積極地為自己打算。

不過，現在的特區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個方面，不但沒有突破，甚至連守住本業亦力有不逮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對那些「沉默人士」而言，現在連退回自己的「小天地」、只求做好本分、取得應有回報亦有困難。令他們感到最不自由的，是社會環境竟然成為打擊個人積極性的因素，以致他們無所適從。

### 互相拉扯 才可撕裂

理論上，這些「沉默人士」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，應該投入公共領域，尋求某種集體或制度層次的改變。問題是，在他們眼中，看不見以不計成本的手段來爭取民主化，是改善特區施政最有效的方法。雖然他們並不喜歡、更不支持特區政府，但與此同時，他們也覺得議會政治一塌糊塗。「佔中」之所以未能引領這群人進入公共領域，皆因整個行動對個人參與的要求甚高；換句話說，他們應該只是「佔中」打算感動的對象，而非第一線爭取的支持者。而結果「佔中」亦很難打動他們。

至於「反佔中」，那套害怕出現動亂的宣傳，相信有利於爭取「沉默人士」的支持，但在聊天的過程中，發覺不少「沉默人士」對「反佔中」的動員亦相當反感。正如他們所講，所謂社會撕裂，總不是單靠一隻手在拉扯，只有當雙方都出盡全身之力的時候，才會造成撕裂。面對吵吵鬧鬧的「反佔中」，「沉默人士」選擇敬而遠之，當簽名表格開始在工作機構裏傳遞的時候，他們就更加反感。

本文把「沉默人士」的心態和態度呈現出來，用意不在於肯定或批判（例如指摘為冷感、犬儒），而是想指出簡單的一點——在目前這個「腦充血」的環境裏，或者我們也值得暫時抽身而出，環顧四周，分析一下在眾多意見之中，或者還有一些想法值得好好了解一下。

那些尚未發聲的，其實也有想法。

新力量網絡主席、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網址：<http://www.facebook.com/synergynet.hk>

呂大樂